



“我这个人呀，从小就爱玩，可人家说‘玩物丧志’，所以，我从小就立志，长大后要当个科学家。可是，长大后，我发现，科学家并不像我想的那样，整天就知道搞研究，其实，科学家也要和人打交道，也要和人合作，也要和人竞争。所以，我后来就决定，不当科学家，当个‘玩’家。‘玩’家，就是‘玩’世不恭，‘玩’心大发，‘玩’物丧志。但是，‘玩’家也有‘玩’家的‘玩’法，‘玩’家的‘玩’法，就是‘玩’世不恭，‘玩’心大发，‘玩’物丧志。但是，‘玩’家也有‘玩’家的‘玩’法，‘玩’家的‘玩’法，就是‘玩’世不恭，‘玩’心大发，‘玩’物丧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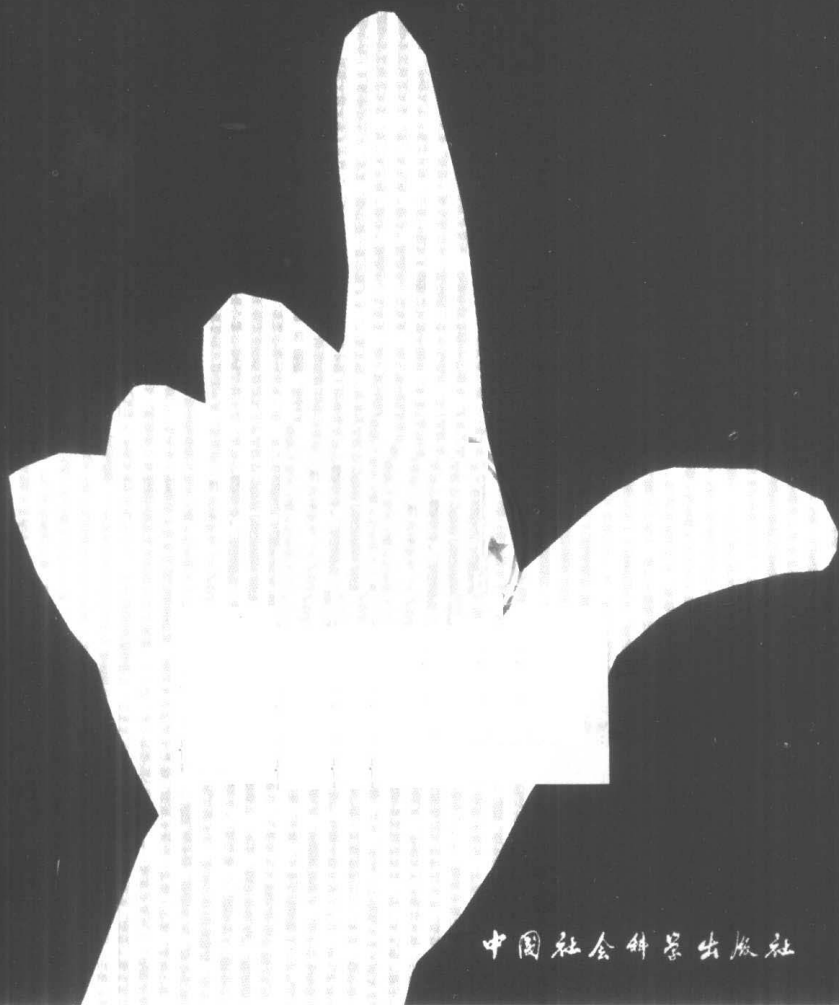
张弛◎著

像草一样不能自拔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像草一样不能自拔

张弛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像草一样不能自拔/张弛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9

(断层文丛)

ISBN 7-5004-2849-9

I. 像… II. 张…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9647 号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李小冰

装帧设计 李颖明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092 1/32

印 张 8.5 插 页 2

字 数 186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1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我爱总复习	(3)
封闭恐惧症	(5)
健康是福	(7)
说话	(9)
忌讳	(10)
缓酒	(12)
怄气	(13)
北戴河	(15)
黄寺大院	(17)
放老报仇	(19)
白菜·菜谱·菜窖	(20)
在酒吧里过九八	(22)
爱情蹦级跳	(24)
真功夫和苦肉计	(26)
建设中的城市	(28)
弛老存酒	(30)
茶婆	(35)
拉稀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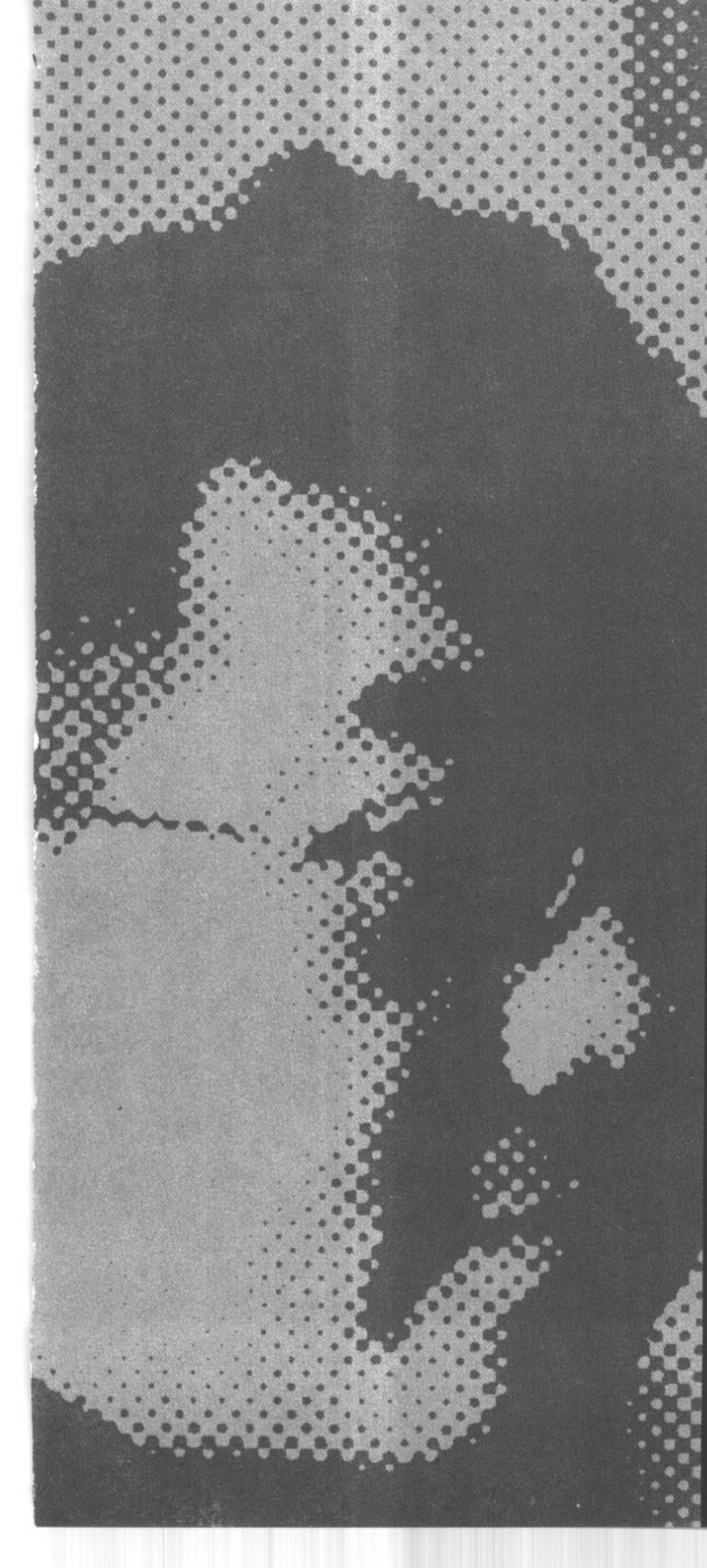
金刚	(37)
同事	(39)
巧合	(40)
阿苏	(41)
体育课	(42)
节水记	(43)
陷阱	(45)
小舅	(47)
楼道	(48)
狐狸精	(49)
土匪邻居	(50)
天气预报	(51)
默片时代	(52)
天文数字	(53)
起名的学问	(54)
轻舟已过万重山	(55)
如何度过本世纪的最后一天	(57)
牡丹仙子	(59)
四十自述	(61)
仍然别扭	(63)
我知故我骂	(65)
南岳衡山	(67)
像草一样不能自拔	(73)

人家的闺女有名牌穿	(76)
爱情表达	(79)
家里家外	(82)
美女的标准	(85)
美人回眸	(89)
感觉的缺陷	(90)
成长的烦恼	(93)
间接任意游	(97)
无心看风景	(100)
一枝红杏出墙来	(102)
人家不论时我论	(104)
秋天在哪里	(107)
成语新编	(110)
在电影院过年	(115)
编而优则演	(117)
上海男人王成	(120)
哲学课	(121)
猛啃阿城	(123)
画饼霸权	(125)
李阿姨的乱炖	(127)
我们办《边缘》	(129)
《晃晃悠悠》序	(132)
NO 读 NO 小说	(134)

恋爱中的戏剧	(136)
东高地的守望者	(138)
我曾经有一个土秘密	(140)
发烧友不禁要问	(142)
人变鸡贼	(144)
收藏时尚	(146)
诗意的终结	(149)
娱乐的极限	(151)
老北京的心灵鸡汤	(153)
迈向世俗的小剧场	(155)
此时房屋	(160)
梅菜扣肉 锥刺骨 情诗	(169)
圈套	(172)
异兆	(173)
搓麻	(174)
离婚策划	(175)
火炬树	(176)
老鸭的老虎	(177)
班长和连体苍蝇	(178)
找呀找呀找东西	(179)
猜呀猜呀我猜猜	(180)
立秋那天	(183)

鞋箱纵火案	(192)
自在夫妻	(199)
主流话语 (之一)	(205)
主流话语 (之二)	(207)
主流话语 (之三)	(209)
主流话语 (之四)	(211)
主流话语 (之五)	(213)
主流话语 (之六)	(216)
主流话语 (之七)	(218)
单崩儿我失落	(223)
单崩儿我实践	(224)
单崩儿我浮肿	(225)
单崩儿我逆行	(227)
单崩儿我谦虚	(228)
单崩儿我倒霉	(229)
单崩儿我偷懒	(231)
单崩儿我依旧	(232)
听阿城聊那汽车的事情	(235)
解读石康	(240)
酒徒狗子	(245)
微妙的平衡	(250)

瞧，唐大年	(253)
唐大年行状录	(259)
让我一次怕个够	(262)
梦见运河	(264)



猫王

在你的游戏中
有无数个假敌
包括你那条美丽的
尾巴——你经常把它竖起来
又误把它当成敌阵里的旗杆
每当你设法将它拔掉
每当你嘴里带着腥气
跟我谈论大海
谈如鱼的战舰
谈人类的处境如何危险
每当我写诗的时候
你便来捣乱

我爱总复习

一次，朋友们在一起聊起小时候做过的游戏和玩儿过的玩具。因为年龄相差不大，这方面的经历竟惊人地相似。

不管家境如何，男孩儿一般都玩打黍，拍烟盒，耍瓷片儿——也就是现在说的马赛克。说来也邪乎，正是因为我们老去一个工地拿瓷片，我们院的洗澡堂的工程整整拖了一个月。而女孩儿一般则玩儿拐、跳皮筋儿。像跳房子、捉迷藏、扔包这类游戏则可以大家一起玩儿。这些游戏和玩具构成了我们童年的全部回忆，跟现在的孩子没法比。

还有一种游戏当属语言游戏。有同学问你：“是不是得过病？”你如果说是，这群同学就会呼喊着重四散而去：“噢，他承认自己是德国兵！”如果有同学问你：“有没有橡皮膏？”你要是说没有，这位同学就喊：“噢，他说他还没橡皮膏呢！”相信那个年代的小学生，都以此戏弄过别人或受过类似的戏弄。

记得有一次，一个同学讲，反着念“我爱总复习”，结果念出来就是“媳妇总爱我”。现在我才能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可当时却觉得自己吃了大亏。

还有一次，有人问我能不能念一百遍“我爸是我爸，我是我爸儿”，结果我没念10遍，就念成“我爸是我儿”。这真是大逆不道，当爹的要知道了，非得把鼻子气歪。

还有一些语言游戏，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如果有人打你，你赶紧一喊“毛主席万岁”，便会化险为夷，否则，打人的同学便有反革命的嫌疑。但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天放学，我们坐在路边没事，看到一个女同学过来，便齐声喊她“破鞋”，那个女同学停下脚步，看了一眼自己的丁字红皮鞋，然后便很自信地走开了。说她自信，是因为她的皮鞋要比我们脚上的鞋不知强多少倍。

封闭恐惧症

至今我还记得几年前，我被关在北京国际饭店电梯里的恐怖经历。当时，我和一位小姐刚刚在饭店顶层的旋转餐厅吃完晚饭，没料想电梯起动不到10秒钟，便“咣当”一声停下了。而1分钟前，我们还正在一边喝着波尔多酒，一边欣赏着北京的夜色。

应该承认，这种情况对大多数男人来说，不是一般的诱惑。想想看，电梯里只有我和那位小姐——她的相貌还算标致，而且我手里还拎着满满一袋吃的东西，里面有一瓶XO，几块德芙巧克力，一块白丽香皂和两盒渔夫之宝。在电梯修理工到来之前，我们完全可以在黑暗中静静享用（包括那块香皂，其中有牛奶成分），间或干点越轨的事。要知道我们在电梯里足足关了40多分钟，在40分钟里，一切都可能发生。然而，不幸的是在电梯里我表现得并不十分冷静，先是脱掉上衣用力敲门，然后又大喊大叫，完全丧失了一个男人在处理突发事件时应有的气质和风度。

后来我很少坐电梯。去年初去海口拍片，晚饭后大家吵着去喝咖啡，而那家咖啡厅就设在一个36层酒店的顶层，我愣是从楼下爬了上去。就连那儿的服务员都十分吃惊，她们说这家酒店从开业到现

在，还没有一个人从楼梯爬上来过呢。她们递给我几条过了冰水的毛巾，然后便远远地望着我窃笑。我知道她们肯定把我当成了怪物。

朋友们肯定地说，我得的是封闭恐惧症。因为此后我不但不敢坐电梯，只要是封闭的环境，如地铁、飞机我都害怕。读过弗洛伊德的朋友还鼓励我回忆过去，比如小的时候是否因调皮而被家长、老师惩罚性地关到黑屋里，或被威胁关到黑屋之类的。在得不到满意的答案后，他们又安慰我说，人总要怕一些东西，有人怕老鼠，有人怕老婆，还有人怕毛毛虫。其实封闭并不可怕，因为还有人害怕开放环境。接着，他们举例说有人呆在哪儿都没事，但一到山顶或旷野准会发疯。遗憾的是，朋友说的这种人我也只是听说，从来没见过。这与这些年来我经历过的一种情景非常类似，一些人永远在抱怨有好剧本找不到投资，而另一些人则总是抱怨有钱找不到好剧本。我想，肯定是哪个环节出了毛病，否则这两种人为什么总也凑不到一起呢？反过来再想想我的封闭恐惧症，我心里踏实了许多，因为电梯的毛病比人的毛病要容易修理。

顺便说一句，在被人从电梯里弄出来后，那位小姐坐在出租车里一言不发，到地方开门下去，便消失在了另一个黑暗之中。

健康是福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跟唐大年正在住院，都在耳鼻喉科，而且同住在一间病室。他是因为睡觉打呼噜，严重时那动静像是开摩托，又像是盗伐国家珍贵林木。而我是鼻中隔弯曲，开始只是自己跟自己一个鼻孔出气，后来发展到走哪儿都得带滴鼻净，就连睡觉也得备一瓶在枕头旁边。总之，我们俩都得挨刀。这使得我们俩看上去像是江湖中人，又像是两头年底的猪。

住院的前两天日子很是滋润。只是打打针、吃吃药，心情不错时，还会主动到楼道里过磅。卫生间 24 小时热水。病号饭更是有荤有素。唐大年还从家里拿来一台半导体，没事的时候听听《相约九八》和 My heart will go on。那时候匣子里都是这两首歌，不听也得听。

但随着手术日期的临近，病房里的气氛开始变得凝重。主任医生开始来探望，主刀大夫也时不常来做做思想工作。但内容无非是“没关系，就那么简单几下，打了麻药不疼，治好了就舒服多了”这么几句。再往下面，他们也不肯多说了。这反而使我们的心里更加紧张，尤其是看到隔壁病房的病人做完手术，血流满面的惨状，我们甚至产

生了开溜的念头。

手术前一天的下午，医生拿来两张纸，让我们签字。我接过来一看，纸上的大意是如果出了问题，病人本人愿意自负其责。我正在犹豫，唐大年说：“还是签吧，如果后果严重，就不会让病人本人而是让病人家属签了。”医生听后大悦，连夸唐大年是明白人。唐大年自己也是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签完字，又有医生来量我们的血压并检查心脏，之后又嘱咐我们好好休息。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好好休息呢。医生离开不久，我们就套上外套，溜到医院旁边的港澳中心，吃了一顿日本料理。记得当时的感觉有点悲壮，我们点了好几份生鱼片，还烫了一大瓶清酒。

手术过程中，我流了很多的血，止都止不住。医生觉得奇怪，我只好坦白头天晚上，出去喝酒来着。而在我一旁手术的唐大年，竟在短短的时间里，昏迷过去两次。按医生后来的话讲，完全失去了在担保书上签字时的风度。当然，医生这么说完全是开玩笑，因为从住院到手术，我们跟主刀医生已经很熟了。从手术室出来，我跟唐大年不禁相视而笑。我们俩的鼻腔里，由于填满了止血布条，因此鼻子变得又大又长，仿佛是因为说谎受到了惩罚。

在后来的几天里，我们俩只能靠嘴来喘气了。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偶尔说话，内容也只是“遭罪”二字。难怪我们盼亲友来探视，盼他们带来些好吃的，从早到晚陪我们坐着，护士怎么轰也轰不走。如果有哪个朋友过一段不来，我们就说，以后他病了我们也不去看他。对健康人而言，这种想法既恶毒又幼稚，但希望朋友们能够原谅，因为只有病人才会这么去想。